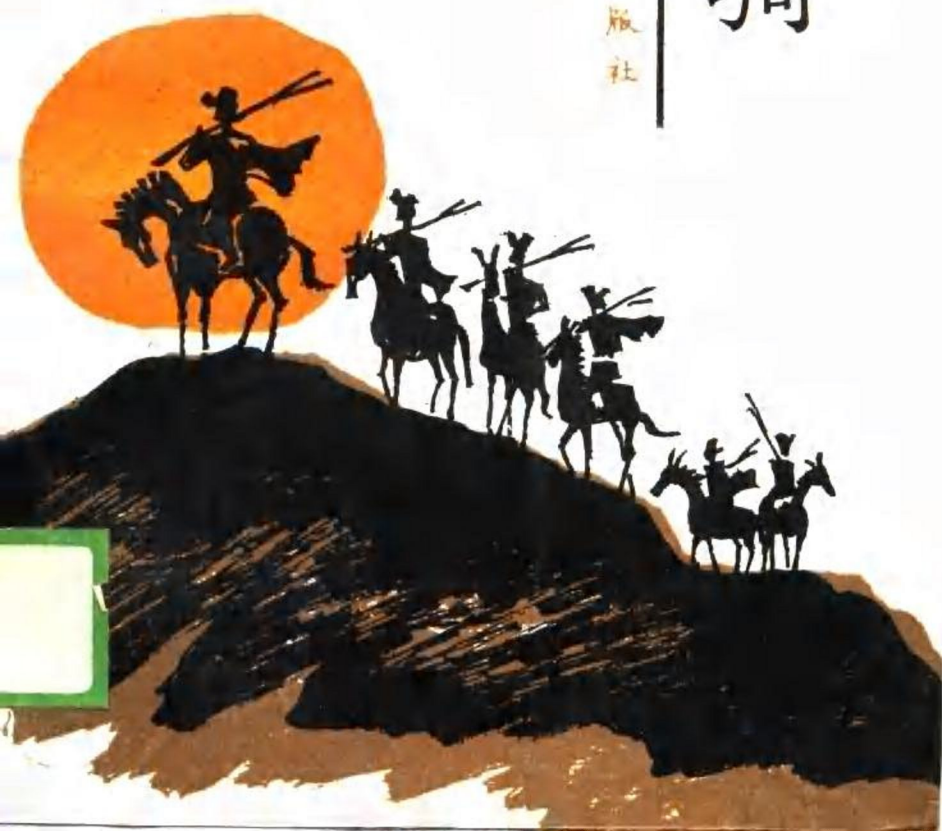


藏民飞骑

杨 苏

文化艺术出版社



藏·民·飞·骑

杨 苏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125 字数316,000 插页2

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400 册

ISBN 7—5039—0080—6/I·52

定价：3.6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描写解放战争末期，正值解放大军不断胜利挺进，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之时，我党为粉碎敌人妄图分裂西藏的阴谋，派藏族地下党员扎西多吉去西藏争取一支自发起义的藏民骑兵团。

一路上，扎西多吉几经周折，赶到西藏，终于争取得到骑兵团，并率领这支藏民飞骑神出鬼没地驰骋在险山恶水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和西藏地方反动武装，粉碎了敌人的一系列阴谋……

前 言

降边嘉措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著名白族作家杨苏同志的新作，它的问世，不仅是杨苏同志创作道路上的一个突破，而且是我国百花纷呈的民族文学园地里的可喜收获。作者通过活跃在滇西北地区一支藏民骑兵队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战斗历程，在广阔背景下，真实地再现了全国解放前夕发生在西南边疆错综复杂的斗争，热情讴歌了藏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并肩战斗，为民族解放、祖国统一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十年代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巨大革命风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排山倒海之力，席卷全中国，埋葬了蒋家王朝，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我国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都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们的血流在一起，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自己光荣的贡献。

这期间，远离解放战争主要战场的西南边疆地区，也并不平静，那里虽然没有发生象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那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斗争同样十分尖锐激烈，错综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在主要战场连连失败，主力被歼灭之后，企图利用西南边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

建立所谓“反共救国”基地，伺机而动。帝国主义分子乘机也把他们的魔爪伸了进来，一小撮民族败类随之蠢蠢欲动，投靠帝国主义，从事分裂活动，妄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西藏独立”的罪恶阴谋。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和一小撮民族败类进行的分裂活动，为了摧毁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反共救国”基地，我们党领导西南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斗争，组织了由西南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参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建立了包括大理、怒江、德钦、丽江、保山、德宏、临沧等广大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发生在遥远的西南边疆的斗争，是整个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为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作者杨苏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位优秀分子。他1927年生于剑川，早在中学时代，就在进步教师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始接触革命读物，阅读了高尔基和鲁迅等人的作品。1944年，杨苏同志因参加革命的宣传活动被校方开除；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被派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某部团长兼政委。书中描写的藏民骑兵团，就是这支纵队中英勇善战的一支劲旅。杨苏同志和藏族指战员们建立了十分亲密的战斗友谊。作者十分熟悉这段斗争历史，对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哺育、支持过革命斗争的根据地人民，对同生死、共患难的各族战友，对边疆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金子般珍贵的情谊，凝聚成文字，便显得格外真诚可贵，亲切感人。

杨苏同志过去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他的代表作《没有织完的筒裙》，曾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茅盾同志称赞它是“抒情诗似的一个短篇，有强烈的地方色彩”。1961年，杨苏同志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老作家冰心赞扬这个集子“每一段故事都显得绚烂照人，如火如荼，而一切的一切，又归纳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崭新的边疆兄弟民族的生活”。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是杨苏同志创作上的一个丰收期，他满怀激情歌颂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用彩笔描绘日新月异的新生活。清新、明丽、细腻、优雅，诗与散文的结合，抒情与叙事的交融，是这一时期杨苏作品的主要特色。但同时我们也感到有些缺陷：清新欢快有余，深沉丰厚不足。

十年动乱，百花凋零，文苑萧瑟。这位热情而勤奋的作者，被迫辍笔。但是，沉默不是沉沦。这位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战士，面对严峻的现实，在反思、在探索、在积蓄力量，准备新的冲击。粉碎“四人帮”之后，杨苏同志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勤奋笔耕，佳作迭出，进入了他的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丰收期。《藏民飞骑》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杨苏同志的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更成熟，更老练了。作者满腔热情地塑造了扎西多吉、斯那尼玛、江楚喇嘛、敏珠等藏民骑兵队的英雄群象。书中既有血与火的激烈斗争，也有纯洁真挚的爱情生活；既有绚丽多彩的边疆风情，又生动地体现了各族同胞的骨肉深情，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近几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似乎有些受到冷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好象不那么时兴了，杨苏同志却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不是抱残守缺，固

步自封，他在不断探索，不断进取，既保持和发扬自己的长处，又不断地充实自己，磨砺自己，在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们真诚祝贺杨苏同志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热切期待着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增光添彩。

1988年元月于北京

第一章

1

~~~~~

一架从印度加尔各答起飞的银灰色客机，被半空里变幻不定的气流，忽而托上厚厚的云层，忽而又被压下云层。这客机就象在汹涌澎湃的狂涛巨浪里颠簸的一条小船，在灰濛濛的乱云堆里呻吟着，呼叫着。机舱里的三十多个乘客，一会儿觉得心尖被揪住往云堆里升，一会儿又仿佛被人从万丈高空往下推。好多人呕吐了，有人瘫倒在座椅上，脸色白得象一张纸，呼吸微弱，旁边的乘客，在焦急地呼叫空中小姐。

机舱里的乘客，仿佛坐在正要下沉的船上，混乱到了极点。只有坐在尾舱处最后一个座位上的乘客，用兔灰色的一顶呢毡帽，盖在脸上，只顾自个儿睡着，机舱里这一切都仿佛没有惊动他的美梦。当飞机钻出云层摆脱了气流控制，机舱的扩音器里传出空中小姐的声音，报告还有二十五分钟飞机就要在K市机场降落时，他才把毡帽扣在乌黑的长发上，举起胳膊，伸了一个懒腰。刚才慌乱成一团的巨商大贾，驻华使馆官员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并不由端详了他几眼，猜测着

他的身份。

这人前额仿佛象牙般光洁，细长的双眉，直伸延到鬓边，双眼熠亮，象晴天夜空里的星星，鼻梁高而端正，双唇紧闭，身穿件灰色毛呢长衫。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向他投来的目光，就把脸转到舷窗上，向机舱外望去。薄薄的云，象一团团洁白的羽毛，从机翼下掠过，倏然就消逝得无影无踪。苍蓝的山岗，稀疏的村落，一条银色缎带般细的河流，开始出现在他的眼前。远处，闪着蓝宝石般光泽的高原湖泊，在他眼前闪耀，他知道很快就要到达K市了，他的心不由急剧地怦怦跳了起来。

这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是藏族共产党员扎西多吉。越接近K市，他的心情越发不安。自己从西藏拉萨出发，经噶伦堡，到加尔各答，再到祖国的K市，历时快半年了。开始从拉萨动身时，才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今天到达K市，已经是冬天了。这半年里国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辽沈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在东北已无所作为了。可西藏却更加混乱。他脑海里出现西藏地方政府举行“扣锅”仪式时的情景：一个草人放在空场，旁边的铁锅里，酥油沸腾，一群喇嘛围绕油锅，朗朗诵经念咒，在刺耳的法器声里，这草人被点燃，油锅被扣翻在地。三天后，大昭寺里的喇嘛们说：共产党是红汉人，是什么毁祖灭教的恶魔，雪山狮子国里的藏人，向四大部洲宏扬佛教的时候到了。接着传出布达拉宫里已经设计西藏的“国旗”，国民党政府派驻拉萨的西藏办事处官员，都被地方政府一一驱逐出拉萨。西藏的政治形势如此险恶，而我们在那里的党组织力量还很微弱，偏偏一个重要的社会关系，自己的叔叔宇妥·云丹贡布，一个爱国反帝的上层人物又不在拉萨。此时此刻，他多么需要党组织的指示，就象在大海中迷航的船，在原始森林中找不到路的人一

样，需要党给他指明方向，找出一条前进的路，他这才历尽千辛万苦，万里迢迢来到K城，找这里的省工委书记吴克。飞机开始降落了，扎西多吉的心也在往下沉，能找到吴克同志吗？如果找不到，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在莫名的忧虑和焦愁中，随着飞机上的乘客，鱼贯走出机舱门。

扎西多吉站在舷梯上，机场出口处的景象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四个身穿草黄色呢子军服、十字交叉背着两只盒子枪、袖上套着执勤红袖套的国民党宪兵，一字儿排在那儿，监督机场职员检查乘客的各种证明。他不由惊疑地想：K市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如临大敌？莫非他们是在搜索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苦旅程，难道在就要见到党组织负责人的时候，被他们抓去么？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能再犹豫了。自己手里有西藏办事处的证明，他们一时也查不了的。敢于攀爬雪山的人，岂有怕冰凌的道理！离开胆怯越远，距离胜利就越近。扎西多吉稳步走下窄小的舷梯，跟在前面的乘客身后，慢慢接近机场出口处。

轮到他时，他把西藏办事处的证明递给检查证件的人，那人看了他一眼：

“你从拉萨来？”

“嗯！”

“来干什么？”

“你不是看证明了吗？”扎西多吉反问。

他把证件递还扎西多吉，望望身后的宪兵少尉。那宪兵少尉向他微微点点头，他向扎西多吉打了个手势，示意扎西多吉可以走了。

扎西多吉没有料到这么顺利，心里暗自高兴。他把证明

藏好，拎起小行李箱，急步向简陋的候机室前那油漆斑驳的客车走去，找了个座位坐下后，他不由轻松地吁了口气。

汽车发动起来了，慢慢驶出机场的停车场，开始向进入K市区的公路上驶去，扎西多吉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他想象着到K市中心银屏街国民党中央银行和吴克同志联系的办法。联系上以后，该如何向他报告情况，应提出些什么要求，当然最迫切的是请求派一批干部随自己回拉萨……扎西多吉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却被尖厉的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他忙抬头向前望去，见一辆军用吉普车迎面开来，车里伸出一幅红色小旗，示意他们停车。

客车驾驶员把车刹住了，怒气冲冲地跳下车去，想和吉普车上下来的一个宪兵军士理论：

“我这是送飞机上……”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那宪兵军官恶狠狠瞪着司机说：

“快把车子开回去……”他拔出手枪，扣着扳机，对着司机的胸口。司机的脸霎时变白了，他不敢再吭气，忙钻进驾驶室，哆嗦着手，把客车倒回机场。

一片乌云遮住了阳光，寒风把客车上没有关紧的玻璃窗吹得嗒嗒地响。坐在这客车里的乘客，见到刚才这场面，个个都噤若寒蝉，谁也没有再说话，但每个人的心头都不由升起一个疑问：K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扎西多吉的心头，除了疑问外，还有无限的焦愁！他不再担心自己会遭遇到什么，心里却为K市的地下党组织着急。是不是敌人发现了吴克同志他们的秘密组织？可又一想，这不对，敌人盘查和阻拦的是降落K市机场的乘客和进入K市的汽车。是不是K市的党组织里出了叛徒，给敌人提供了今天秘密到这里联系的党员？可是我自己从拉萨来，事先没有向

这里的党组织联系过，这也可以排除。那么敌人要搜寻什么人呢？他注意着四周的动静，使他感到奇怪的是那辆吉普车没有跟着他们驶来，客车停下后，也没有人来盘查，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意外的变化，更加使客车里的人担心。眼看K市已经只有十来公里路了，却可望而不可即，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命运焦愁。扎西多吉更加心事重重：西藏地方政府里一些反动上层，正策划分裂祖国的活动；那里的党组织盼着他带回去党的指示。已经到了K市的大门，却没来由地被拦在门外，这是吉是凶，很难预料呀！唉，这一路上高兴的时刻就象云缝里的阳光一样少哟！

扎西多吉手肘支在玻璃窗底架上，撑着下巴，忧愁地遥望远处的黛蓝色的山。那横卧的山脊仿佛一个睡美人，长发倒垂在碧蓝浩瀚的湖水里。他心里产生奇怪的联想，那湖水是这美人的泪珠流成的，那泪珠年年月月，整日整夜地流，她为国家、这个民族在哀哀地哭泣！三年前，他和吴克同志就在这山下联系过，是吴克向他传达了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要他回西藏去，还给他交了两个联络的地址和办法。现在，吴克同志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到来吧？到底三年无法通音信了啊！

“嘭”一声响，那司机爬上驾驶座，关上车门，启动油门，车子隆隆地发动起来。乘客的情绪好了起来，有的笑嘻嘻地问：

“老板，刚才出了什么事？”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

司机放下手刹，刚打方向盘，宪兵司令部的那吉普车又冲到路口，拦住了客车的路，里面跳下在机场检查证件的那个宪兵少尉，还有拿枪威胁司机的宪兵军士。他俩招手叫司机停车，接着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车里，那少尉一眼盯着扎西

多吉：

“先生，我们司令官有请。”

扎西多吉坐着没有动：“你们看错人了。”

那少尉却说：“没有看错，我刚才看过你的证件，你是拉萨来的扎西多吉，是吗？”

“请问，贵军司令官是……”

“施承烈司令。我们刚才打电话向司令官报告了你来的情况，司令官要我们把你从机场直接送到他家里去。”

“他家里？”

“对，司令官正在家里等你，请吧！”

扎西多吉只好慢慢站起身，提起自己的小行李箱，随着这两个宪兵坐进吉普车，直往K市开去。扎西多吉坐在车里，心里七上八下，就象一锅沸水在翻滚。一个共产党员，被送进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自己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西藏的前途，却不幸刚到K市的大门就落进虎口，他心里感到悲凉，不由暗暗地想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两句在中学读书时背诵过的诗句。我真的要死在这些魔鬼的手里吗？我的任务怎么完成呢？怎么让这里的党组织知道我处境？不，我不能就想到死，不能象遇到不幸的骏马，四蹄象风一样踉跄乱跑；我的思绪不能这么纷乱，即使我被送进魔鬼的煎锅，被送进熊熊燃烧的地狱，我也必须沉着应对，度过这道难关。路有高低曲直，人也有困难和顺利啊！

吉普车嘎地在一个僻静的巷道里停住了。那少尉先下车，给扎西多吉开了车门，他的小行李箱，已被军士拎住，紧随在他身后。他抬头一看，见掩映于一排悬铃木里的绿色大铁门紧闭着，那少尉上前按了一下门铃，里面没有声息。少尉又按了一下。一阵冷风吹来，悬铃木枯黄的树叶，象坟地上的

纸钱，纷纷扬扬，随风飘落在他们三人的头上。

漆着绿油漆的铁门缓缓地开了，少尉招呼扎西多吉上车，他和上士两人坐在后排座位上。扎西多吉见里面花木丛生，树叶婆娑，亭台楼阁，人工水池，不象座监狱，心里更加疑惑。吉普车开进一个圆拱门，里面一幢法国式的小楼房呈现在他眼前，吉普车慢慢在楼门前停住了。

宪兵少尉从军士手里接过小行李箱后，用手势叫他跟随自己进去。一推开门是个大客厅，比利时沙发，波斯地毯，水晶玻璃吊灯，显得十分豪华。扎西多吉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在他对面的穿衣镜里出现一个人影，来人身材高大而匀称，额头饱满，大眼高鼻，腰板挺直，穿一套细呢军服，领子上缀有中将军衔的领章。扎西多吉发觉他那双小眼珠正盯着穿衣镜里的自己，忙转身向他微微点头。心里想，这一定是K市宪兵司令施承烈了。

那少尉向他立正报告：“司令官，你请的客人到。”

施承烈向他摆摆手，少尉把小行李箱轻轻搁在扎西多吉身旁，恭敬地退了出去。

施承烈邀扎西多吉坐好，自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笑着问扎西多吉：

“请你到这里来，感到意外吧！”

扎西多吉轻轻点了点头，算做回答。他打定主意，少说多听。

施承烈问：“宇妥·云丹贡布是你的叔叔吗？”

“是家叔。”

施承烈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我和你叔叔虽说不上至交，可也是老朋友啦！今天从加尔各答的班机来，我派人到机场去，一定要给我找个从拉萨来的人，想不到碰上了你，

仔细一问，我猜你八九成是宇妥·云丹贡布家的人。看，没有错吧！”他得意地“咯咯”笑了起来。

扎西多吉无法猜透施承烈要干什么，依然不作声。

“动身时见到你叔叔了？”

“他还在朵康木。”

“啊，他还在朵康木！好极，好极了。”施承烈高兴得不断地搓着双手。

“报告！”那少尉进来了，对施承烈说，“司令官，时间到，轿车已经在门外等候。”说罢他急返身出去。

施承烈站起身：“我有事要请你们叔侄两位帮忙，可惜我这会只好暂时告退了。”他沉吟片刻后：“这样吧，你就在我这里住好了。”

不，不能在这里住，在他家里住下，我就变成笼子里的狮子。必须出去，要找吴克，要和他联系上，这才是我的任务。

施承烈见他沉吟不语：“有什么难处吗？”

扎西多吉笑笑：“司令官，你的好意我领了。可我是个藏人，一天不喝酥油茶，不吃糌粑，我就……”他耸耸肩头，比了个没有力气的手势。

“那好，我叫他们把你送到皇后饭店，给你单独开个房间。”

当扎西多吉走出客厅，独自走下台阶时，见一只受惊的灰鸟，扑棱棱飞向蓝天，他不由轻松地吁了一口长气。

## 2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过早地来到了被称为阳光之城，神佛

圣地的拉萨。由三层木结构主殿组成，殿顶上装有独具一格的西藏金顶的大昭寺，在这乌云遮住阳光的傍晚，失去了它那浮光耀金的壮丽雄姿。以大昭寺为中心辐射出去的环形八角街头，平时铺台上摆满了耀人眼目的金银器皿，珠宝手饰，镶着银边的雕花照木碗，细缕精刻的银鞘藏刀，这会儿都失去了光泽。不论是从内地来的汉族开的店铺，或是邻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商人开的商店，都分外冷清。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来朝拜大昭寺觉仁波大佛的藏族香客、商人、赶马的马脚子，都经不住这冬天高原的风雪，有钱的或是在这里有亲朋故旧的，都早早围在旅店或亲友家里的火塘边，喝着喷香的酥油茶。只有那些无处投宿的乞丐、香客、破了产的小商贩，瑟缩着在大昭寺外，象一个个幽灵在逡巡徘徊，企求那些慷慨的阔气香客给一点可怜的施舍。小巷里那些临时搭起的已经很难遮风挡雨的破烂帐篷里，透出一阵阵难闻的腐臭味，与街头飘荡着的酥油香味，寺庙里敬佛的香火味，混合在一起。街头上空弥漫着的炊烟和敬香的烟雾，组成一层灰黄色的天幕，使八角街头显得凄惨悲凉。

从那些破烂帐篷里，不时地传出时断时续的歌声：

……拉萨河啊，

我泪水流成的巨流啊，

你日日夜夜哭得翠柏变黄，

你年年月月哭得红花凋谢。

巨流啊，

请告诉我吧，

那些等待着随热振活佛战死在雪山峡谷中的情人，

睁大着灰色的眼睛跑来几次？

拉萨河啊，

我悲哀得如此深蓝的巨流啊……

悠扬的歌声里，流露出深沉的悲哀和郁结的愤怒，在拉萨河畔缭绕回荡。

突然，响起了巡逻藏兵的吼叫声：

“哪个叫花子在唱反歌！”

接着，传来了跑步声，子弹推上膛声。象正在奔腾的拉萨河水的歌声，戛然而止，帐篷里顿时静悄悄的，拉萨河畔一片死寂。

这时，住在拉萨河畔一幢别墅里的噶厦政府三品官丁钦·次仁旺杰，站在朝南的落地玻璃窗前。这窗的采光面积很大，他瞭望着灯火闪烁的拉萨城，白天闪着深蓝的光的拉萨河水，这会儿却融化在夜色里，只有远处雪山的微光，夜空里的星星，汨汨的流水声，才显示出拉萨河的水影。进口的波斯地毯，发光的红木茶几上，放着玉碗金杯，座椅上套着闪光的绸缎，都没有解除次仁旺杰心中的忧闷。热振活佛已死去一年多了，可拉萨河畔的花子还在唱他，说明热振没有死去。是他帮助摄政把热振活佛关押在布达拉宫夏钦角的索答巴·细巴拉的小房子里。次仁旺杰完全明白：热振活佛和摄政的矛盾，不仅是权位之争。热振背后有内地政府，他的心是向中国的，可摄政却靠着英国，希望在他们支持下，搞一个独立的西藏。热振不除，这个愿望就无法实现。去年，即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五月初，按藏历该是火猪年二月底至三月，是次仁旺杰以噶厦政府名义派兵把热振活佛抓来的，为了不让热振半路被劫走，绕道而行，避开了准备救热振活佛的僧俗武装；又是次仁旺杰，组织和指挥藏兵，在拉萨北郊，和色拉寺打算劫狱救热振活佛的喇嘛武装打了七八天，把他们赶回色拉寺。正因为他立